

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将出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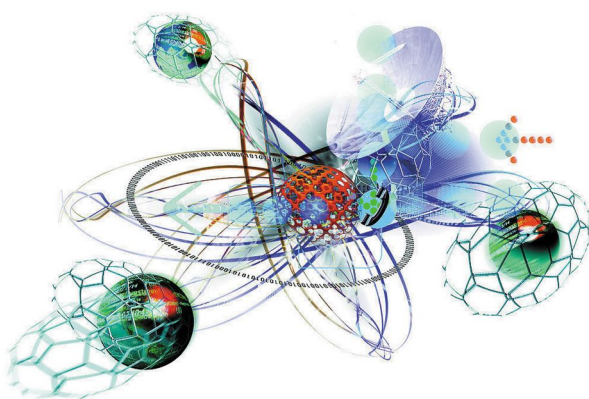
对转移转化中的尽职尽责、离岗创业、成果收益、技术市场和科技服务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发布会,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科技改革和创新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万钢表示,科技部正在制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对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尽职尽责、离岗创业、成果收益、技术市场和科技服务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使科技成果转化法落到实处。

万钢介绍,从改革方面看,“十二五”以来,围绕资源配置、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评价等方面,中央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举措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达到14300亿元,其中企业支出超过77%。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首批创投子基金,16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增加科技贷款超过1.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创新支持政策的带动和放大效应正在凸显。

破除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障碍。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去年2月份向全国人大提交,8月份讨论通过,10月1日发布实施,在下放成果处置收益权、强化对人的激励、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技术交易服务、促进成果信息公开等



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万钢表示,这一政策即将发布实施,将极大激励科研人员开展成果转移转化的热情。

人才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院士制度改革有序推进,进一步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

计划有力促进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近5年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青年人才快速成长,成为科研主力军和生力军,科研人员的年轻化取得很大进步,人才使用、培养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正在形成。

对于2016年科技部对众创空间会有哪些具体措施,万钢表示,第一,要引领众创空间越来越多地向实体经济发展。首先是在重点领域,比如说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现代农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需求、行业共性技术细分领域建设众创空间。第二,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围绕主营业务方向开放市场资源、装备资源,包括销售和采购资源,和中小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广大创客共同创新创业。第三,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围绕优势专业领域建设众创空间,开放科技资源、设备、人力资源,带领青年人创新创业。同时,要在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批围绕众创的平台。各个众创空间围绕它能够共享资源,能够加速发展。这里面不光是仪器设备资源,还有市场化的融资平台。另外,还要加强国际化的众创空间建设。

据《中华工商时报》

山西启动百亿PPP投资基金

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破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难题,山西省财政厅、住建厅与北京首创集团、兴业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山西省改善城市人居环境PPP投资引导基金。

近日,山西省政府与北京首创集团举行综合环境循环经济产业PPP合作签约仪式,启动规模上百亿元的投资基金。

山西省改善城市人居环境PPP投资引导基金是政府预算和社会资本共同出

资设立,按合伙企业法规定来操作,在政府规定了基金的投资范围和运作规程,回报机制和风险管控等基金的管理后,基金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政府一般不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事务。

山西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说,该项基金由政府出资,社会资本出资,基金管理机构出资,金融机构按上述出资的3倍配比作为出资构成。该基金架构为母基金和子基金。母基金为省级,只对子基金配比;子基金为市、县级,只对PPP项目投资,本身

不再设立子基金,子基金设立项目审定委员会。先期母基金规模为16亿元,按母基金不超过当地财政出资额配比计算,子基金总规模可达到128亿元,按基金投资项目资本金不超过15%计算,可带动投资规模达853亿元。

目前,首创集团已与太原、晋中、晋城、运城等地在城市污水、供水、河道治理、固废处理等环境治理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PPP项目投资合作。

中国宏观经济自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进入2016年似乎还未能看到底部,看来还将长期呈现L形的走势。在中国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水平阶段时,“陷阱”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包括GDP进入6%的区间、新增劳动力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正在滑向6%的下方;劳动力以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近五成的幅度,宣告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完全结束;进出口的负增长、30%的过剩产能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库存,都意味着投资、进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正在失去前行的动力。

更让人不安的是,传统动能消失的同时,新动能的培育还在探索之中。

好在宏观政策找对了病症,那就是供给侧有问题,说得再直白一点儿,也就是微观的企业有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一群社会的草根人开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这群人大多都看到了当时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于是在传统制度之外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了制度的红利。经济学家将这些企业家称之为“制度企业家”,也就是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获得发展。应该说,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正如刚刚逝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所言,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会对未来的发展形成锁定。这群企业家初始的选择

是制度创新,那么其随后的企业行为当然也就会继续依循这条路径。

的确,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制度太不合理,只要稍微做一些边际上的改进,就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在那个时代,企业家们只要不断地去推动政府进行制度的放松,就可以获得新的利润空间,这个时候的政企合作,应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合作不断抛弃原有的制度,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化。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已从总体上替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在边际上的红利是下降的(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大的

“制度企业家”时代过去了

制度改革,如要素市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如果还是希望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作来取得企业利润的增长,实在是非常困难。

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还依然把解决目前企业自身的经济困难寄希望于政府身上,要么是希望政府进一步搞刺激,要么是希望政府多搞一些政策协调或补贴。

调查得越多,数据分析得越深入,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恐惧来自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企业的经营好坏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其实,经济学的研

究已经充分证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新也好以及资源配置也好,都取决于企业家这种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级的人力资本。

具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企业家通过包括技术在内的全面创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第二,企业家通过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第三,企业家通过治理的改革,降低商业的不确定性;第四,企业家通过对员工的福利激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家就是以这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发展持续不断的根本动力。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缺乏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有的长期靠模仿过日子,生产的产品更新周期漫长无比;有的只会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生存,对企业要素资源的配置就是简单的作坊式;有的只是一味地埋怨政府不给力,却不去发现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有的不知道实现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型,根本搞不清楚高成本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对企业的效益具有更大贡献。

企业家精神的下滑,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所在。

据《中华工商时报》

员外的儿子

从前有个员外,很有学问,可是却有个笨儿子,尤其是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常常闹出笑话。

一天,员外收到岳父捎来的口信,说近日要前来探望。可他已经答应了去跟寺里的主持下棋,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怕他又信口雌黄,便在出门前事先教儿子如何回答外公的问题,交代他一定要牢牢记住。

问:你家门前的石狮是哪位石匠雕的?

答:小小畜生何劳询问。

问:令尊何往?

答:上山与名僧下棋。

问:何时归来?

答:早则日暮,迟则与僧同宿。

问:壁上所挂何画?

答:唐朝古画。

问:案上所置何物?

答:传家之宝,一代一个。

父亲走后,笨儿子不停地背诵着父亲教给自己的回答,很快便乱熟于心。过了一日,员外的岳父如期而至。

问:令尊大人呢?

答:小小畜生何劳询问。

问:令堂大人呢?

答:上山与名僧下棋。

问:何时归来?

答:早则日暮,迟则与僧同宿。

问:你这是讲的什么话呀?

答:这是唐朝古画。

叹:你真可笑!简直是活宝。

答:这是传家之宝,一代一个!

小故事大道理:现实生活中虽没有如此生创的笑话,但也不乏如此之类的人。他们不笨,不傻,甚至满腹经纶,却只是一味地生搬硬套,不懂得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往开难成大业。

小故事大道理